

浪漫奇异的夜话。成人美丽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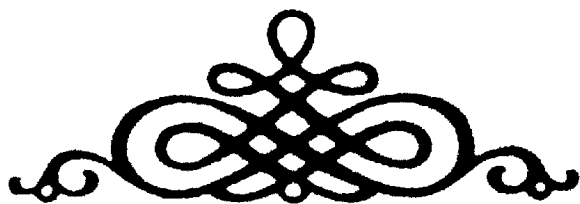
隐身奇术

余过 著

余
过
作
品
集

7.8

辽宁画报出版社



隐身奇术

余过 著

辽宁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身奇术/余过著.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 1998. 7

(余过作品集)

ISBN 7-80601-275-3

I. 隐… II. 余…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1984 号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80 千字 印张: 4½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邢和明

责任校对: 文 玉

封面设计: 雪 龙

版式设计: 和 明

印数: 1—10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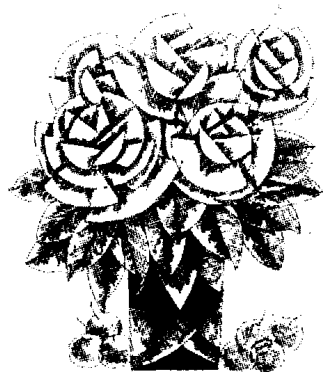
定价: 7.50 元

目 录

-
- 拜 错 山 1
 - 隐身奇术 21
 - 海底异邦 71
 - 死 镇 120
-

美国人说的：

拜 错 山



骆怡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自从父母的坟场遭一次洪水淹没之后，墓碑便被水冲走了，他无法辨认，误以为某一个墓是父母的。每年都在那墓前献一束花，表示他的怀念。

这一年，他也照例捧花束来到那个墓前，可是出乎意料，有一个女郎坐在墓边。

女郎穿白色的上衣，黄色的裙子，很年轻，脸色有点苍白。

骆怡来到她面前，她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对不起，请让一让。”骆怡很礼貌地说。

“为什么？”女郎瞪他一眼，好像不大同意。

“因为……我想把这一束花插在上面。”

“不必了，把它交给我也是一样。”女郎似笑非笑地说：“我今天坐在这里就是特地等你来来的。”

“交给你？”骆怡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

“自然，多谢你的花束，你每年对我这样好，使我很感动，今年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当面对你表示谢意。”

“……”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墓是我的吗？”

“你……”骆怡想了一想：“你不要开玩笑好吧，活人怎住在墓里？”

“谁跟你开玩笑，这是我的家，不信，我翻开泥土给

你看。”

骆怡吃了一惊：“你……你是说……”

“我叫茵茵。十七岁就住在这里了。”

“你现在几岁？”

“自然还是十七岁。”

“你不长大……？”

“住在坟里的人谁会长大？”

骆怡吓了一跳，退后两步道：“那么……对不起，再见。”

他不知道少女是什么来路，反正觉得有点不妙。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他走了十几步，回头一看，那少女也跟着他。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已决定和你交个朋友。”茵茵道。

“不，我忙得很，我是个忙人；我是个股票经纪，你知道吗？”骆怡急谋脱身，一边说一边加快脚步。

“没有关系，你做什么职业我并不在乎。”茵茵依然跟着他。

“我的意思是，做股票经纪根本没有多余时间，连请一个女朋友看戏的时间也没有，所以我至今仍是王老五一名——你知道我的苦处。”

“王老五？那更加好，你家里没有别人，我到你那里



那少女也跟着他

费雷索非摄

去，不会有人打扰。”

“啊，不，不，我的包租人何太太是一个十分凶恶的老太婆，她决不容我把女朋友带回家去。”

“真有趣，我就要看看她怎能把我逐出来。”茵茵的语言中仿佛有笑意，但是脸上却一点笑容也没有，依然是一片漠然，一片苍白。

骆怡陡然心中生出一片寒意。他快走两步，出了坟场，走向自己的车旁，希望把茵茵摆脱。

他打开车门，出乎意料之外，茵茵已坐在车内。

“噢，你怎么进来的？”

“我要走进什么地方都可以，没有门户能拦阻我，你懂吗？”

骆怡这时对茵茵的身份再无怀疑了，他面色发青，拔足便跑。

那边有五六个中年男女在车旁聊天，大概是扫墓出来的。

“见鬼，见鬼！”他嚷道。

“鬼在哪里？”那些人问。

“在我车子上。”骆怡嘴唇发抖，用手一指。

“你车子上并没有人，”一个胖胖的、脸色红润的男人向他手指处一望，问道：“要不要我陪你过去看看。”

“我们陪你过去。”那群男女齐道。

他们热心地一同陪骆怡走近他的车子旁边。的确，车内再也没有什么人，茵茵已不见了。

“也许是躲在什么地方。”骆怡心神不定道。

“那么你赶快把车子开走吧。”那群男女说。

骆怡坐上车子，向众人道了谢，开足马力，飞驰而去。

“今天的遭遇真奇怪，近来运气不好，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他心里想着：“经纪生意固然差，和朋友合作的快餐店也失败了。女朋友又嫁给了别人！”

他一面想，一面摇头。

“何必叹气！”一个幽幽的声音道。

骆怡吓得几乎跳起来。他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又坐了一个人，不是茵茵是谁？

“妈妈呀！”他心里狂叫一声，昏倒过去。

车子作“Z”形开行，茵茵忙替他握住驾驶盘，慢慢把汽车稳定下来，并替他驾驶着把他一直送到市区。

骆怡醒来的时候，见身边已无旁人，自己靠在驾驶座上，车子则好端端停在市区的马路旁边。他思索刚才的经历，又是惊异，又是担心。惊异的是谁把他安全送到这里来？担心的是怕茵茵老缠着他。

他把头一摔，定了定神，继续驾车回家。

骆怡分租一个老妇人的房子居住。老妇姓何，是个

寡妇，没有儿女，对一切世俗景象都看不过眼。所以对
人总是凶霸霸的，骆怡一见她就退避三舍。

此刻他一进门，就挨骂了。

“我告诉你多少次，不许把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
来！”何太太声色俱厉道。

“我并没有带什么女人回来，”骆怡没好气地道：“你
不要冤枉人！”

“还说没有，那是谁？”何太太向他身后一指。

骆怡回头一看，原来又是茵茵，站在他的身后，带
着一脸淡漠的表情。

“她是鬼呀。”骆怡跑到何太太的身后，用她的身体
遮挡着。

“什么鬼不鬼的，你别想用这些法子来唬吓我！”何
太太怒斥：“反正我这屋里就是不许不三不四的……”

她的话没说完，茵茵已经不见了。

“噢，”何太太以为自己老眼昏花，转过脸来，又见
茵茵站在骆怡身后。

“你……你……”她的信念有点动摇了：“我不管你
是什么，快给我滚出去！”

骆怡又躲到何太太的身后：“何太太，你做得真对，
我从来没有对你这么佩服过，你真是我最敬爱的人。”

何太太想说什么，可是她眼前的茵茵又不见了，原

来她跑去坐在那边的长沙发上。

“骆怡，你过来，我和你说话。”她招手叫道。

“不……不……”骆怡牙齿格格作响。

“我又不害人，你怕什么。我想做你的朋友，假使我要害你，刚才为什么把你送回家来？”

“你把我送回家？”骆怡想一想，刚才在车上晕厥，除了她驾车，没有别人，这样一想，害怕心情稍减。

“你和我不是同类，为什么要和我交友？”他问。

“我很寂寞。”茵茵说，“虽然你一再逃避我，我觉得跟着你很有趣。”

“你不会害我？”骆怡半信半疑。

“为什么对我不相信？你过来摸摸我。”茵茵闭上眼睛，把头一仰，胸脯微微向前挺起。这时候，她的线条便显得很美，很温柔。

似乎受了这形象的感染，也多少带着好奇，骆怡慢慢向她走近，在她身前停下，并伸手去触摸她的鼻子。

他什么也摸不到，他的手一直向下按，依然接触不到什么实质——她只是一个幻影。

“啊——”他倒抽一口凉气。

“没有关系，”茵茵睁开眼睛道，“我忘了替你做一套手术，你把两手伸出来。”

骆怡伸出两手，茵茵在他的左右掌上各呵了一口气，

说道：“行了。”

骆怡再向她脸上摸去，这一回是真的摸着了，她的鼻子、眼睛、嘴唇，和常人一般无异，皮肤柔滑，一经按摸，令人不忍释手。

“怎么样？”茵茵轻问。

“哦，”骆怡觉得有点失礼，连忙把手放开，“你的皮肤很美。”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继续抚摸。”

“不——”忽然有人尖声叫道：“不要相信她，她是个妖精！”说话的是何太太，她一直在冷眼注视他们的交谈。

茵茵瞪了她一眼，倏地不见了。

“你瞧，我一开口，就把她吓跑了。”何太太洋洋得意。

骆怡不知怎地，反而有种快快之感。可是他不能说出怪责何太太的话，终究她是一番好意。

他伸了一个懒腰，回家去歇息，忽然听到何太太的尖叫声：“可恶的妖精，你怎可以躺在我的床上！”

骆怡跑到何太太房中观看，果见茵茵躺在何太太床上，若无其事。

骆怡不禁为之失笑。

茵茵再度出现，他已不再讨厌她了，而且有点高兴。

她戏弄包租婆何太太，更使他出了一口气。

何太太对躺在床上的茵茵，毫无办法，骂她，她不听；打她，又不敢，只好回过头对骆怡道：“你看，这是你引回来的妖精，把她带出去，不要惹我！”

骆怡走近床边，茵茵伸个懒腰，打着呵欠：“唉，真疲倦，我要睡觉。你不要打扰我。”

虽然她脸上没有笑容和其他丰富的表情，但她终究是个年轻女郎，躺在床上，体态玲珑，自有种说不出的魅力。尤其是裙下两条腿，修长有致，更觉动人。骆怡站在床边，为之目眩。

“茵茵，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吧，不要气坏老太婆。”

茵茵张大眼睛道：“除非你接受我做你的朋友，带我出去玩。”

骆怡迟疑了一会儿，叹道：“好吧。”

茵茵跳起来，搂着他的脖子，在他额上亲了一下。

骆怡两手很自然地把她抱住，只觉她身体十分轻，抱住她，一点也不费力气。

“不要脸！”何太太向地下吐了一口涎沫。

茵茵忽然一跳，到了何太太的怀中，何太太吃了一惊，她虽然瞧见她在自己眼前，可是却一点也碰不到她的身体——由于她两手未经茵茵做过“手术”，所以摸不到茵茵——吓得大叫奔逃。可是茵茵仍在她的怀中，对

她挤眉弄眼。

骆怡再也忍不住，捧腹大笑。

最后何太太不得不屈服了，她向茵茵道：“求求你，离开我吧，我再不骂你了。”

“要叫我茵茵小姐。”

“是的，茵茵小姐。”

茵茵这才放开她，走到骆怡身旁。

“我请你吃饭去吧。”骆怡道。

“我不要吃饭的，但我可以陪你。”

骆怡驾车外出，茵茵坐在他身边，就像他的女朋友一样。

自从和他以前的爱人闹翻，加上股票生意不景后，骆怡就很少“有女同行”。现在有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坐在身侧，未尝不是一件可夸耀于同侪的事。

于是，他带她到“十七俱乐部”去吃饭，这是股市圈中人出入的场所。

有很多人和他打招呼，也有很多人对他身边的“靓女”加以注意。

“喂，是什么货色？”有熟人把他拉在一旁问。

“别胡说八道，是正当的女朋友。”

“很不错，就是缺少一点笑容。”友人评头品足。

“她不随便笑的，笑的时候可真动人。”骆怡辩驳道。